小言

「然犀」

◉屠戶自殺

屠戶固操業之最殘忍者也。第以衣食所繫。不能遽舍。久之亦遂不自覺其忍矣。然在迷信家觀之。每謂其不應得善報。近聞北京屠戶洪某。因病魔纏綿。竟以屠刀自屠。吾知迷信家聞之。必合拿曰。善哉善哉。報應固昭彰也。不知一般屠戶聞之。亦自憬否。

然今之操殘忍事業者。又不止屠戶矣。彼軍閥之以兵屠民。亦猶屠戶以刀屠豕也。以此例証之。則今日之軍閥。將來必有以兵自屠之一日。吾聞之觀音經有以若何身得度者。卽現若何身而爲之說法。今洪屠之自殺。其世有應以屠戶身得度者。卽現屠戶身而爲說法乎。嗚呼洪屠。其軍閥之觀世音耶。

文苑

詩

▲薇樓題壁

「姚柳屏」

桃花深處有柴關。蘇小鄉親此往還。一度相逢一惆悵。紅燈影裏話家山。

惜別羊燈壓畫鵑。琵琶一曲酒千行。羌樓霜角沈沈曉。此是歡場是恨場。

倚酒題詩墨未乾。夜樓風雨作春寒。明朝鼓櫂滄溟去。白浪青天醉裏看。

旗亭聞說有雙鬟。悔我新詩已盡刪。莫唱君家渭城曲。人間何處不陽關。

▲退紅

「姚柳屏」

退紅殘子斷腸詞。靈鷲春皇有所思。懷袖三年香不滅。應無人識是男兒。

▲馬湘蘭白描觀音同里陸 彤士增煒藏傳五世矣

翠袖紅妝馬月嬌。盤花影裏見南朝。春風換盡恒河刼。鐵骨玲瓏現白描。

畫理恬禪細細參。流傳本事徧山南。分明自寫前身相。一樣蒲團水月庵。

寶相蓮華照眼青。故園遺物感飄零。一爐香火詞人老。最憶君家剪鑑亭。

詞

▲疎影

（董綬紫）

▲風泉詞詠不倒翁余愛其寓意之深仿而譜此

岸然道貌卻任人播弄終日顛倒枝等冠猴偏作痴頑世事幾曾知曉人生起伏原無定說此漢何妨自了祇恨他腹內空虛枉詡先生好好　試問於意云何者般窮骨相搭拄煩惱纔彈哉翁同此精神崛強可能到老折腰漫道生來慣更何羨知飛倦鳥笑世間不少翳眉誰是儒中佼佼

▲沁園春

（董綬紫）

▲塞北有馬肥碩劣駟也一頁天廐便成名馬直待償轅而斥晚矣何汗血之駿倘困鹽車耶

皎皎白駒碩大無朋亦足以豪自天閑頁入名蹄上顯銜金韁錦直冠羣曹鑄式宮門聯鑣御伏却笑孫陽枉自騁今何料忽挂騑而止股韝而逃　堪憐伏櫪無聊感身世風塵遑憚勞便泥淦久辱鹽車困頓鞭箠莫免牧豎嘶嘶落日程遙秋風野嘯舉世誰知骨相高吾將老羨明駝千里彩映旌旄

談舊

▲蛻私軒舊聞隨筆「續」

「然犀」

如何還有人怨爾。奏曰。仁者無私心而當於理。臣雖無私心。而所行未必當於理。上又問如今講理學有人否。奏曰。臣鄉有冉覲祖。「字永光中牟人」是遵程朱而闢陸王的。上曰。前輩何必闢他。奏曰。論人品自當尊敬他。論學術則不可不辨。恐貽誤後人。上首肯。遂命在南書房行走。旋授總督倉場侍郎。後公面陳河務。上曰汝所言之處。或爲山所阻。如何行水。因取地圖指示之。曰此非山乎。公默然。旁有滿洲大臣奏張伯行但記紙上陳言。妄瀆聖聽。上曰。他所說有是有不是。畢竟是他留心。卽書亦是他看過。豈爾等所及。公歷官所至不受饋遺。惟在江蘇時。無錫令送惠山泉。受之。旋聞原民舟載送。卽卻不受。爲禮部尚書時。以世宗追王先聖五代。命往致祭。受衍聖公闕理志一部。蓍草一束。公爲巡撫。有禁止餽送檄云。一銖三黍。民脂民膏。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得一文身被一文之汗。時傳誦之。公性至孝。每考妣忌日。輒閉戶飲泣。不御酒肉。至已生日。亦思親。不宴不樂。

▲荒嶼劍氣

「八」瘦鵑

其人命驥坐石碓上。然後發吻曰。余出山時。爾祖十齡。我十四。爾壯我弱。無端病癈。不良於行。父命義臣鍾狸。偕余出贅。不意鍾狸心懷篡逆。引余至是。委棄湖中。意余必無生望。已則翩然自去。余忽於水中抱得腐木。順流達嶼岸。匍匐登嶼。呼號救援。覓日無人應。行將餓死之頃。忽有老道。招余入山中。老道本非常人。爲峨嵋山劍仙。息影於此。因授予秘術。清心修養。病乃霍然。體亦強壯異常。惟兩足仍不良於行。步必用杖。老道卽以劍術指授。日必習棟。凡五年而集大成。老道以頑鐵百斤。授余命就爐中煅煉。閱二載。成雙劍。老道又命旦旦舞之。一歲後。舞時得以隱其身。三歲後。能隨劍飛越數里。劍氣殺人。得心應手。老道告予。謂山中吾父死後。老奸鍾狸篡位。偏寨皆其徒黨。我弟處於萬險之地。因命余出嶼報復。貳者變之。佞者誅之。勿稍姑息。余從其囑。舞劍入山。凡十數次。計殺七百二十餘人。佞貳無噍類矣。

日者聞吾弟於山巔揮劍。余曾奪弟劍。弟憶之否。馬驥聞言。如夢方覺。卽起立鞠躬呼兄曰。微阿兄。早死於老奸手已。今者老奸父子悉殲。幸兄同歸。特未知老道何在。曰彼屢余成功。已於五日前歸峨嵋其人命驥坐石碓上。然後發吻曰。余出山時。爾祖十齡。我十四。爾壯我弱。無端病癈。不良於行。父命義臣鍾狸。偕余出贅。不意鍾狸心懷篡逆。引余至是。委棄湖中。意余必無生望。已則翩然自去。余忽於水中抱得腐木。順流達嶼岸。匍匐登嶼。呼號救援。覓日無人應。行將餓死之頃。忽有老道。招余入山中。老道本非常人。爲峨嵋山劍仙。息影於此。因授予秘術。清心修養。病乃霍然。體亦強壯異常。惟兩足仍不良於行。步必用杖。老道卽以劍術指授。日必習棟。凡五年而集大成。老道以頑鐵百斤。授余命就爐中煅煉。閱二載。成雙劍。老道又命旦旦舞之。一歲後。舞時得以隱其身。三歲後。能隨劍飛越數里。劍氣殺人。得心應手。老道告予。謂山中吾父死後。老奸鍾狸篡位。偏寨皆其徒黨。我弟處於萬險之地。因命余出嶼報復。貳者變之。佞者誅之。勿稍姑息。余從其囑。舞劍入山。凡十數次。計殺七百二十餘人。佞貳無噍類矣。

日者聞吾弟於山巔揮劍。余曾奪弟劍。弟憶之否。馬驥聞言。如夢方覺。卽起立鞠躬呼兄曰。微阿兄。早死於老奸手已。今者老奸父子悉殲。幸兄同歸。特未知老道何在。曰彼屢余成功。已於五日前歸峨嵋

說林

奚。驥曰。老道狀貌高古。生五綹鬚者。得非是耶。曰然。弟安得見之。曰前者峯山南一覩。曾勸弟投身荒嶼。與蛇蝎伍。弟意其戲言。老道拂袖而去。驥曰。弟奈何我在是奚。驥催促驥行。驥因於石壁上。解二劍囊下。並挾其二行杖。隨之出洞。洞外後至者。已數十人。正在惶急。意馬驥之必得脫逸無疑。意欲繼進而未敢。及見馬氏兄弟出洞。乘皆驚極返奔。馬驥招手戒勿驚。約略宣布兄旨。乘始收近。爭相覩驥。面雖蒼黑。輿馬詞略同。又覩其御兩行杖。而步履如。因恍然悟泥痕圓印。乃其行杖之跡耳。殺八者。固人類而非魔鬼也。驥命舟渡歸。乘皆躍下。而驥意不欲。曰年來習於舞劍飛越。不慣步履。汝輩先渡可已。驥因率衆入渡水。及抵岸。則見兄已參立岸畔。乘爲駭怪。有人請驥舞劍助興。驥不却。但命衆人站百步外觀。披劍起舞。光華萬道。寒氣襲人。已而劍與人相合爲一。不辨舞者。若星球。若落霞。若騰雲駕霧。離地丈餘。滾滾南去。見者罔不咋舌。追及歸寨。驥至已久矣。遂偕兄坐王位。主山寨。衆亦擁帶稱臣。歡呼震地。砲聲連天。馬驥竟登立爲王。弟馬驥傅之。恢復父業。稱雄山谷。數百間間綠林響馬之稱。莫不知四平山大王神劍馬驥也。「完」

雜俎

▲東三省之水產漁業

「影望超」

（續）

「甲」白魚　鴨綠江所產白魚。較諸他處。形態稍大。長約四尺以上。多產於安東下游及柳草島附近一帶。漁期在四五月時最盛。漁夫悉爲朝鮮人。漁具多用手網。刺網。抄網等。俟冬季結冰時。在冰上鑿一小孔。夜間燃火。誘致羣魚。衆卽以抄網捕獲之。民國五年之漁獲額。約二十四萬五千九百貫。價值三萬六千六百元。每百斤。可售洋四元。新鮮者。卽在本地市場銷售。乾鮮多輸出烟台等處。但無產額。不易探悉。近來該會社思製造罐頭食魚。以期遠銷外埠。唯尙在試驗。結果如何。未能懸揣。

「乙」鰕魚　多產於江口附近。漁期自春季三月起。至秋季八月止。漁夫悉爲朝鮮人。漁獲額約三十八萬八千貫。價值三萬三千元。每百斤。平均市價七八元。新鮮鰕肉。每百斤售洋三十七八元。鹽資乾魚。每百斤可售洋十四五元。「未完」

劇談

徐文定公長白徐文定公。「元夢」初興大學士明珠忤。幾得禍。及康熙末帝擢至工部尙書。雍正初署理大學士。一日世宗語及廉親王胤禩。貝子胤禟等不法事。怒甚。公徐曰。諸王罪固多。願皇上念手足之情。待以不死。上默然。旋因事獲譴。時上斷二人爵。圈禁之。改胤禟名阿其那。胤禩名塞思黑。近人或譯言狗猪。今考淸文鑑狗曰音德渾。猪曰褊勒堅。又淸文彙載阿其那乃最可厭惡之意。不爲狗。塞思黑無考。以阿其那例之。非猪可知。下乾隆初高宗復二人名。公洊擢侍郎。加尙書銜。既薨贈太傅。特諡稱爲完人。則公之孤忠受知人主者。未嘗不深矣。公還撫浙江。制作悉倣董松書院。買田蓄書其中。幷刷易名敗文。其後朱文端公復整理之。高宗頒武英殿所刋十三經廿四史於江寧鍾書院。蘇州紫陽書院。敷文亦與焉。及四庫全書編成。既建文淵文源文溯文津四閣收藏。並命揚州大觀堂之文匯閣。鎭江金山寺之文宗閣。杭州聖因寺行宮之文瀾閣。各藏一分。而阮文達公撫浙日。進七閣未錄書百種。仁宗錫名賚宛別藏副墨惟浙中有之。兩浙人文由是與（未完）

▲說貫大元

（續）「許師竹」

▲貫伶之擅長。貫伶擅長之劇。如珠簾寨。四郎探母。捉放曹。陽平關。定軍山。萬里緣。翠屏山。失街亭。御碑亭。上天台。託兆碰碑。賣馬。瓊林宴。南陽關。洪洋洞。硃砂痣。黃金台。坐樓殺惜。八義圖。打魚殺家。寄子。文昭關。魚藏劍。打鼓罵曹。南天門。武家坡。桑園會。汾河灣。四進士。連營寨。狀元譜。寶蓮燈。打金枝。九更天。戰蒲關。雙獅圖。牧羊卷。七星燈。羣英會。黃鶴樓。廣花河。斬子。二進宮。八大錘。戲鳳等等。而以珠簾寨。陽平關。探母回令。慶頂珠。火燒連營數劇。尤爲獨擅勝場。貫伶於文場固少瑕疵。而武場亦頗可觀。因渠於倒嗓時期。不徒盡心學習詞曲身段。且揮精武藝。故珠簾寨收威一場。連營寨火燒一場。定軍山斬淵一場。以及南陽關當鋼殺家等劇。演來有聲有色。較其他之文武老生。精彩特多。後起羣生中。能如貫伶之用功者。尤不多觀也。（未完）

諧藪

雷天怒人怨之秋。剝啄追呼。不乏催租之吏。捉將官裏。斷送頭皮。以彼面似倒瓜。殆無異虎而冠者。爾俸爾祿。無非民脂民膏。戕賊生靈。一如蝗虫之災其禾稼焉。況有時蝗不爲虐。尤足令黽役之懷慚。慨地瘠民貧之處。竊凶極惡。殊多潰變之矣。寥落田園。流離骨肉。以彼遺孽伏莽。不儻然罪之魁乎。予取予求。遑論已飢己溺。瘡痍民命。一如蝗虫之害及稻粱焉。況有時蝗不成災。亦足使猘兵之改行。且夫內憂之無已時也。蛇豕相侵。慫恿難鑿。戈操同室。蒼蒼者。未免不情。虎視狼貪。蠢動已開其釁隙。飲煮豆燃箕之泣。毒其爲虺。與斗粟尺布之語。勇如此豸。青天無眼。赤地不毛。罔思肘腋之厲。反幸咱顧之擲。集同黨而勦異已。飛蝗滿野。未必如此之雄也。有捕之不盡者矣。

且夫外患之無窮期也。議蠆有毒。歃未可輕。威震聯軍。元元者。毋乃不幸。鯨吞鯨食。讎與漸蠶其端倪。唐禾油麥秀之歌。蝓猶爭長。挽豆剖瓜分之局。蛙亦從軍。黑黽雲迷。黃泉路近。不念腹心之患。翻欣羽翼之聯。農中立而愼外交。我馬生郊。未必如斯之厲也。有吞之不遑者矣。蝗生而民死。去蝗所以養民也。干將殺人。乃爲至寶。國家當擾亂之秋。聚醜類而焚之。取法於田祖之神也可

▲蝗虫八股文

「仁者壽」

一昨報載某縣發現蝗虫。事天災人禍。到處流行。下民何辜。感而作此。」

虫以蝗名。談者爲之色變矣。夫蝗之爲害與否。未可一例論也。茲則就蝗言之。談之者能毋變色乎。嘗考諸北夢瑣言曰。不肖子弟有三變。一變爲蝗虫。齧田莊而食。是其爲禍之烈者。固不僅蝗虫已也。若夫以豚犬之誅。作馬牛之殉。無滋他族。實逼處此。非其種者。鋤而去之。豈虫生而物腐乎。何餘孽之滋蔓也。人也。蝗也。二而一。一而二也。而人其面。蝗其心。我聞如是。作如是觀焉已耳。

夫蝗之爲物。見諸經傳。班班可考者。曰螟螣。曰蟊賊。則肆虐於宵冥者。螟也。致傷於孤特者。螣也。居下而作矛者。蟊也。在旁而伏戎者。賊也。是蝗也。而胡謂乎來哉。噫。今日之天下。亦民不聊生之天下也。弱者肉。強者食。無往而非蝗蝻之類。害深矣。可奈何。

吾因之自感焉。其在蟲筋祠畔。盪蚊除之殘魂。廟食千春。一任白蓮之開謝。抱劍屠之痛者。震雷聲而恐懼。固真若蚊也。而蝗則殆有其焉。抑或宰相堂前。供驛盆之樂趣。秋聲四壁。雨行紅紛以流連。遏眼目之威者。賦歛愠而同仇。亦莫若蟀也。而蝗則不與倫焉。

▲因福得禍

「冠一」

▲得橫財竟遭橫事

獎券行將禁止。一般財迷。當可少受其害。吾不禁馨香禱祝。爲折民稱幸。須知橫財不可得。卽得亦不易享。閱者不信。請觀寓垣潘某之事。可以悟矣。潘某居寓垣之新廊街。年逾而立。人頗純謹。日前忽得三十七期慈善副券一張。得洋二元。持回家中。夫婦倆不勝欣喜。潘某意欲存諸銀行。其妻不允。謂潘某曰。自我嫁汝後。從未見過整百洋錢。須給我飽看數日。再作道理。潘某因自己住宅。墻已傾斜。勢將倒塌。乃賒磚瓦數擔。召瓦匠。翻造房屋。距料拆墻之際。致將隔壁之墻帶倒。當時聚觀某姓之十三歲女孩一口。打傷八歲男孩一名。無端遭此橫事。現潘某已整身於地方檢察廳。官司尙不知何日可了。而洋錢已用去七八百元之多。好歹人人均知其新得頭彩。故竹槓敲來。分外厲害。假使不得橫財。自然不興土木。不興土木。自然不遭橫事。今獎券命運將近告終。世之未得橫財者。當可爽然自慰矣。

▲雌鷄化雄

（胡）

無錫天下市底田下顧某。家素小康。常飼多鷄。另有雌鷄一頭。經年生卵。穫利極厚。忽於前夜化雌爲雄。鷄冠皎紅。羽毛豐美。附近居民大爲駭異。羣料不祥預兆。勸顧執而殺之。顧以多年出息已多。依舊飼養。徵聞漚末時先有是說。謂婦女弄權干政之徵。不識究竟。姑誌其異。以覘其後。

▲觀音避難

「劍」

▲像煞有介事

蕪湖河沿街。有徐裁縫者。頻年積蓄。囊頗寬裕。惜年將耳順。祇生一女。入贅在家。日前其女忽被妖仙附體。立時呵欠連連。兩目亂張。亂視。說道南海已經光復了。我乃觀音大士現在蘆爾家。一片胡言。我縫夫婦竟信以爲眞。遂時到焚香頂禮。若觀音確在其家也。然尤恐警察干涉。嚴令家內外不准聲揚。每待夜闌人靜。輒有希望發財求子之迷信婦女。三三兩兩潛赴其家。求神指示。噫當此世風日下。宜其妖風日熾也。嗚呼。

▲布販架人

「夢」

▲氓氛可畏

寶應縣西境。毗連淮安之某鎭。有某富翁。家有十一齡之男。十六齡之女。依依膝下。鍾愛異常。日前該富翁門口。忽來口操北音之賣布者四人。網布綾羅。無美不備。富翁家婦女。皆出而採購。男女二童。亦戲觀焉。乃轉瞬之間。四賣布人。懷中出手槍。向空亂放。婦女作鳥獸散。二童逃奔不及。四賣布人挾以去。富翁急糾家人之勇敢者。在後狂追。然賣布人手槍狂放。不克近其身。竟聽其竄去。後富翁接某巨匪來函。謂該兩童在彼處。彼現住洪澤湖中某舟上。如以一萬五千元。於五日內取贖。尙可生還。聞該富翁已允一萬元。匪尙不肯云。

▲辮子招災

「號」

▲挨樓庫大概活人

北京棒樹胡同某宅。日前辦理喪事。街南頭焚化場。將樓屋燒着。適有幾個兒童。在焚化場內爭拾未燒着之紙人花朵。一兒童慌將已燒着之紙人頭拾起。畀得手熱。隨手拋去。不期正落張某頭頂之上。當卽火起。忙以雙手撣脫。可憐大好髮辮。已燃燒去大半矣。返身覓請兒童。則早溜逃而散。只得認晉倒霉。頌頭而去云。